

369

春秋分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七十

宋程公說撰

鄭世本第三

定公

獻公

聲公

定公

謚法純行
不與曰定

名寧簡公子昭十二年嗣立明年
改元至二十八年卒在位十八年

昭公傳十三年秋七月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

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

之每舍損焉及會如之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令諸

侯日中造于除

除地為憚

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

張幄幕

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

速往乃無所張矣

地已滿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

及盟子產爭承

貢賦之次

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

公侯地廣所貢

者多

卑而貢重者甸服也

天子畿內

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

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

無月不至貢之無藝

藝法制

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

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
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
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
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
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
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南山有臺子
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傳十六年春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
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
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

縣樂肆
音玄

客從而笑之事畢富

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
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
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
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
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

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服歸服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僞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

政

言為過謬者自應用刑罰

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 宣子

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

請也

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

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

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

偷薄若屬

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
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
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
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
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
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
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
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

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

吾以玉賈音罪不亦銳乎銳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

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

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

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用

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

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勾奪爾有利市

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

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彊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
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
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
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呂祖謙曰子產不與宣子玉環後世徒曰子產能
自立而已不知子產之深意一則宣子在晉居六
卿之長以宣子求之鄭尚不與則下於宣子者必
不敢求矣觀宋樂氏以楊楮六十獻趙簡子范氏

怒執宋之使終身不得反以此一事可見一則宣
子在晉居六卿之中尚知畏義識道理猶可以告
語故子產所以再三拒之借宣子以杜六卿誅求
之心而宣子果辭玉以此見子產處事凡百見微
知著則精審詳密如此

夏六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

起亦以知鄭志子舊

才何切

賦野有蔓草

邇追相遇

宣子曰孺

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

舍命不渝

宣子曰起不

堪也子大叔賦褰裳

豈無他人

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

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

能終乎子游賦風雨

既見君子

子旗賦有女同車

洵美且都

子柳

賦籥兮

唱予和女

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

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

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

日靖四方

子產拜使五

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

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

手以拜 秋九月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祔有事於桑
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
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傳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

魯大

曰彗所

以除舊布新也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

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

火也久矣

曆二年

其與不然乎

言必然

火出於夏為三月

昏見

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

得天正

若火作其四

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

大火宋分野

陳大皞

之虛也

大皞大火所自出

鄭祝融之虛也

高辛氏之火正居鄭

皆火房也

房

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

為大水

衛星營室水也

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

火所以合也

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搏

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

過其見之月

火見周五月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

同日火若我用瓘斚玉瓚鄭必不火

欲以禳火

子產弗與

經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傳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星心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

風火之始也

東北曰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

七日其火作乎

從丙子至

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

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

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

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

謂用權

鄭人請用之

信

言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

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

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

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

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將先國遷其可乎子產曰

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

三十人遷其柩以其膏與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

東門晉人新來使司寇出新客新來禁舊客勿出於宮

恐知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屏攝祭祀之位

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告於先君祔

主石玉周廟有災故合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

羣主於祖廟易救護

倣司宮

卷伯寺人之官

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

先公司

馬司

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

司寇各保其徵

戒保所徵役之人

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

國北者就

大陰禳火

禳火于玄冥

水神

回祿

火神

祈於四鄘

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

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

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

許之先亡也秋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於四

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除

治兵于廟城內

子大